



我试图将个人记忆投射于自己成长的那段时期，试图重新检视回顾那个时代的氛围，随着写作的进行，记忆缺失的部分也被唤醒，记忆越来越清晰，此时可以说写作唤醒了我的记忆，记忆在大脑里呈现的速度不断地加快，它迫使我不能停下来，仿佛冥冥之中有一个声音正娓娓道来，我就如一个忠实的记录员，因此，我不能停，更不敢停，生怕再次失意。

马德理 著

人质

马德理小说集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此书

献给还在各行当中奋斗不已的狐朋狗友们。



马德理小说集 * 人质

马德理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德理小说集 / 马德理著. -- 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489-0770-1

I. ①马… II. ①马…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0303 号

马德理小说集 * 人质

马德理 著

责任编辑: 韩洁 张文璞

装帧设计:  · 文

责任校对: 胡国泉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印 装: 昆明溢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5

印 数: 1~1000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9-0770-1

定 价: 78.40 元 (共 2 册)

自序

我的父母都是曾供职于前线野战部队的军人，我从呱呱坠地就随他们四处奔波，在居无定所飘浮游荡中长大，可以说走遍了祖国的五湖四海大江南北。对于我，家的概念几乎就是从战士们大通铺里挤出一条狭缝，只有在紧急集合人去屋空后我才尽享舒展与放松。军号声中醒来军号声中睡去又在军号声中进食，只差没有在军号声中拉屎撒尿。映入眼帘都是喷着白色部队番号与编号的草绿色物件，透着整齐威武与神圣。从头到脚被摘掉领章帽徽的衣裤鞋帽包裹着，口音南腔北调，行为一惊一乍。从母亲与保姆的怀抱中恋恋不舍挣扎着走出，换过无数所幼儿园，记不清念过多少所小学，三年级大概重复了两次停滞不前，四年级又坐火箭般直接升了初中，直到高中毕业进入大学时父母离休还乡我们家才终于获得了相对的稳定。这一路走来，曾经历了许多稀奇古怪妙趣横生的事情，这些往事在我脑海里萦绕已久，只是怕没能力写出来，或是写出来就失去那种感觉没有了味道，一直就无从下手。长久以来，想写一部书的愿望却从未减退过，书的内容结构与形式一直在我脑子里酝酿着，构思中苦于不知如何将漫长岁月里的零散片段连贯起来，将现实中众多人物身上的冲突集中于小说中谁人身上最为合适，谁最有资格充当贯穿始终的主角，哪些角色又是过场人物。其实，记得不止一个作家说过：“每个人脑子里都曾经精彩。”那么，情节与结构的编排，该依据什么原则呢？透过精彩的故事，我们将关怀什么呢？小说背后想揭示的是人性的哪个方面呢？

从儿时起，我就酷爱画画，从临摹小人书到自由自在地涂鸦，画画不但让我打发了许多无聊的时光，更让我在想象的世界中四处翱翔，自打萌发了写这部书的念头，我的大脑就开始了无穷无尽的回忆，渐渐地，记忆越来越清晰，我觉得只有小说才能展现丰富的内容，才能呈现人物的特有状态以及相对准确地营造时代的氛围，虽然还是惧怕自己没有能力，但俨然在忐忑中开始了小说的创作，我试图将个人记忆投射于自己成长的那段时期，试图重新检视回顾那个时代的氛围，随着写作的进行，记忆失缺的部分也被唤醒，记忆越来越清晰，此时可以说是写作唤醒了我的记忆。记忆在大脑里呈现的速度不断地加快，它迫使我不能停下来，仿佛冥冥之中有一个声音正娓娓道来，我犹如一个忠实的记录员，因此，我不能停，更不敢停，生怕再次失意。当然，这种记忆在小说里面被为所欲为偷梁换柱，虽根据结构与情节有所杜撰，但却是客观的。其实，小说开头时我也并不知道结尾，我沉浸在自我营造的氛围中，我被人物的命运

所吸引，我牵挂着他们，关注着他们，那个阶段，我似乎又回到了我的童年时代。当这部长篇到了结尾的时候，我突然又萌发了要记录当下的念头，强烈的愿望使我难以自拔。于是，就产生了另一篇，这就是这两部长篇的由来。

两部长篇，一部回忆过去，一部记录当代，走过了一个从相对有序到混乱无序的过程，话可能说得大了些，但是，小说至少表达了我个人身处这个时代历史建构的一些感悟，儿时，中国处在一个特定的时期，那种独特的社会背景给所有人提供了特有的状态，那个状态不是好，也不是不好，就是那个样子，就像现在也有一个社会背景，同样给现代人提供了一种生存状态，所以，作为人的精神性，才应该是一个真正永恒的主题。

无论何时，人们都生活在日常里，虽然不同的时代可能会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但谈到人与人的关系，无论成人与成人，成人与孩子，孩子与孩子之间，按哲学家的总结，一般都会是孤独和社会交往两种状态，它包括婚姻、家庭、友谊、邻里及更广泛的社会人际关系，在这些关系中都存在着爱与恨，悲与喜，生与死，迷茫和孤独等。我们不禁要问，人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是否存在那种理想主义的爱？悲与喜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人的生死是宿命的吗？迷茫和孤独是否与智慧有关？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只是提供了一些具体的事件来供我们选择性地书写，换句话说，就是它提供了具体的故事，任何时代都会有精彩的故事，现实所产生的形形色色内容丰富之故事在千千万万人的脑海里都会留下烙印。所以，故事本身不是最重要的，而是透过故事，你关怀的是什么，你想揭示的是人性的哪个方面。我的写作试图关注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的散失，这种散失到今天其实是愈演愈烈。因此，我想用事件本身来展现这个现象。

有哲学家说，在空间上有人把场景划分为自然和人工两类，自然是灵魂的来源和归宿，人造的屋宇是灵魂在尘世间的家园。在一个关注灵魂的人眼里，人和场景应该有一种亲密的关系。比如公园，它就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自然和人造的结合，又比如城市，天空中的风景和下面的房子，总之，有无数与自然与人工结合的场景，有些甚至在地底下。我很认同这种说法，这些场景的存在其实很荒诞，荒诞的同时，它又在对所发生的一切做出见证，因此小说中的场景在我叙述的结构中非常重要。我们可以透过场景去观看去思考。今天，在我们的城市化进程轰轰烈烈如火如荼挺进之时，随着老街老巷的消失，我们真的该忘掉过去的一切吗？我们是否有能力将一切都统统抛到脑后，轻装上阵？对大部分人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随着曾唤醒我们记忆的参照系不断消失模糊，我们是否有能力分辨哪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城市的旧貌可以被摧毁得面目全非，但脑海里的记忆却必须回复记录。当然，这些记忆的回复的确没有什么实用性，更不可能帮助我们去清算历史或是其他什

么东西，但对于个人的精神体验无疑是重要的。面对今天，我们偶尔也能听到不同的声音，诸如“大城昆明，谁的城市？”、“面对日益扩展的城市，下岗工人一脸茫然。”等，可惜，这些声音犹如一两个孤独可怜，即将死亡的蚊子在蚊帐外面轻声低吟，没有人会去关注它。

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小说的形态也会不一样，故事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但不变的是人们依然要面临诸多关系到灵魂深处的精神问题。两部长篇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死亡，当你亲眼看到有人在你面前死去，特别是自己的亲人，你会感到巨大的悲伤和无奈。毫无疑问，面对病魔，你无法选择战胜还是妥协，只能听天由命，即使战胜了，对于漫长岁月来说，还是短暂的，死亡最终还要降临，死亡是令人恐惧的，但是死亡其实就在前面等着我们，谁也逃脱不掉。从这个意义上讲，死亡也是生活的一个组成。同时，死亡对人类又充满神秘，人们会感到好奇，没有活着的人会知道死亡到底是什么滋味。还有，死亡的过程也是形形色色的，有时是出人意料的，有时又具有一定的戏剧性、刺激性。但我在小说里，并没有对死亡本身做过多的描写，死亡只是最后的一个结果。我通过故事的展开，用事件本身来述说人的一种生存状态，讲述人在一种无奈状态下与死神相遇的事实。

第二个长篇的写作与第一部如出一辙，同样是冥冥之中仿佛有人在给我款款道来，就像电影一样呈现在我面前，无论是杜撰的还是记忆的，都十分清晰，有关于政治的、文化的，也有两性的、同侪间的，人物在各种压抑、痛苦、欲望间挣扎，有试图突破出来的，也有平静忍受的，更有无奈宿命的，但这些情节我并不十分刻意地去描写，有的还掺进了些近乎抽象的意味，随着情节的展开，模棱两可顺水推舟地用一下，试图让其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也可以认为没有。其实最重要的是人物之间的对话和他们的命运，这个里面表达了人，在不自觉与无可奈何中让事物以一种特有的荒诞形式呈现出来。

有作家曾说：“回忆过去，用现在的知识体系来讲述过去的故事，按小说的理论来讲，就是虚构，我们如果能感到虚构的真实，实际就是生活的真实。”毕加索说：“艺术是虚构的，但是凭这一虚构得以认识真实，至少可以使我们了解我们已体会的真实。”因此，小说的背后，就是试图表达一种观念，从人与人之关系引向有关对生命的思考，现实中，每个人，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分一秒亲身经历着，之所以选择小说这种形式，其优势就在于我可以像绘画一样很主观地去反映客观，比如，压缩时段，有意将众多冲突集中于某人身上，让矛盾达到意想不到的巅峰。还可以制造事端来扼杀人的生命，生病、罪恶、车祸、地震、非典、霍乱、吸毒、强奸、器官移植等等，可以让其死，也可以让其继续活下去，人的生命面临死神可以有多种选择，可以抹掉一两个人，也可以一下抹掉千千万万的人，甚至更多，就像抹掉嘴上的油，更像

抹掉画布上的一块图案。当然，受字数的限制，令我们不能无限地描写下去，因此，就死人这个事而言，仅仅只是小说的一个结果而已。就像一幅画，你看到的只是最终完成的效果。而绘画的过程你不一定能看到，但是，过程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对作家自己来说，创作过程中的精神体验尤为重要，试图将强烈的情感灌注到广泛的事件中去。前面说过，我在写作中尽情地体验人物的命运，我沉浸在自己营造的氛围里不能自拔，有时甚至是寝食难安。小说可以根据需要对人物作不同的处理，小说可以结束，也可以再开始。谁是主角，谁是配角都无所谓；谁成功，谁失败，都不必太在意。为配合情节而安插的山水风景也似乎并不美丽，那些或平静或悠长或猛烈的江河湖水、溪流潭水，那些高入云端连绵不断悠远深长的山峦，那些狂风怒号寸草不生的沙漠，那些同样高耸的冷酷的钢筋水泥，不时会带来郁郁相伴的寒冷，甚至是绝望与恐惧，同时又充满刺激。城中的高楼大厦，上下滚动的电梯，拥挤的人群，堵塞的车流，日益形成的城市峡谷，真是令人无处藏身。那些靠现代科技手段站在雪山之巅抖草旗帜接受曝光的成功者们，他们真的认为自己征服自然或是战胜自我了吗？新世纪各类人才充斥在人们周围，经济背景下，专家学者比比皆是，他们通过各种手段与媒体无时无刻不在指导着我们的生活，大学里各类高级职称者多如牛毛。生活中人们高谈阔论，无所不能。失意时悲观，得意时忘形，当夜晚来临时，内心在虚幻的各种场景中会产生强烈的谦卑，真不知何为现实何为梦，只感觉在那五彩斑斓中渐渐失去自信。网络游戏高手酣睡于白日，夜间生活在虚拟的斗智斗勇中，职业高手真刀真枪搏杀于青天白日，夜间却试图在他们的梦中寻找安慰。人性的解放和人道主义的光芒何时普照大地？

谁有资格来界定你的社会角色，你是成功者笑迎鲜花与掌声，还是失败者遭人唾弃，是金钱，还是权力，还是所谓的成就和影响力。殊不知，成功也是一笔糊涂账，无论你被光环萦绕，还是碌碌无为，现实中，我们的生活将永不停息地继续着，生活的难题不会因为你是谁人就对你网开一面，该来照样会来，谁也跑不掉，死亡更是如此。大千世界变化莫测，不变的是我们仍然对未来充满了未知，我不知道明天会怎样，这也许就是我迷恋沉浸在创作之中或更眷恋平凡的日常生活之原因所在吧。

当我听到人们谈论有假鸡蛋惊现的时候，不觉开动我那不甚聪明的、具有理科素质的大脑，穷尽我的想象，脑袋想疼了也想不出制造假蛋的工艺流程，只觉得其一定非常复杂，也许还有造假鸡者，假鸡自然就可以下假蛋，也许他们的成本比真鸡下真蛋还要高许多，但在着迷于造假的人们眼里，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不知未来还会有什么离谱稀奇的事情层出不穷，面对这个濒临崩溃的现状，想象不了未来，只好又回忆过去，我翻开了发黄的影集，同样发黄的老照片映入我的眼帘，父亲梳着精致的分头，穿着整洁合身的中山装，或庄重威

武挂着军衔的军装，他的双眼、鼻子、嘴唇，充满了自信与兴奋，这应该是摄于上世纪 50 年代初，刚刚从战火中走来的他，流露出了真心的安逸与满足。

我合上影集，挂着两行淡淡的泪水来到阳台上，有序无序的高楼铺天盖地拥过来，挤到眼前似乎瞬间就轰然倒塌了，灰飞烟灭，随即，楼群又如潮水般再度涌来，纵横捭阖，阳光穿过错落的缝隙无情地刺痛着我带泪的眼皮，扩张的城市正挤压着我的眼球，蔓延的人群或惊弓之鸟或漏网之鱼般龟缩在红花柳绿的伪装后面，要么哭泣要么狂笑，高楼的碎片在团团氤氲中正裹着人群由真实演变成虚幻，又从虚幻蜕变为渺小，犹如乱草丛一般正在远去，从湿润的眼眶中渐渐模糊，渐渐消失，连地平线也跳动含混起来。我又独自走在黑夜崎岖的山路上，电光下呈现出流动的蚂蚁，不知它们从何而来，向何处而去。电光也仿佛随之流动。充满牛马粪便的空间飘荡干草清香的山间土坡瞬间就被无情的混凝土浇灌成盘山而上的有序阶梯。穿梭在城市马路间，嘈杂喧嚣一路伴随，是谁制造了无序的嘈杂声和杂乱的街道？深夜关闭电视爬上床，在虚无中睡去，睡梦中醒来，窗外传来一片片机器的轰鸣，是谁把我抛回人间？我的家在哪里？是在那云层深处？大山脚下？还是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当我近距离触摸真实，感觉不到流动的光影和空气。但我远离城市，远离人群，登高远望，看到了一片神秘而深邃的安静，看到了一片零乱而无序的安静，有时甚至如躯壳般死寂。尽管我知道里面活跃着无数的生命，我却似乎更需要这种安静，我飞不起来。

当今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异常挑拨的时代，好莱坞电影节、戛纳电影节，百花奖、金鸡奖得主们在众目睽睽下踩上红地毯，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们也轰轰烈烈兴高采烈地踩上去了，天空中礼花四射，仿佛盛开的鲜花瞬间就凋零了，像是要强迫我们的印象，盛开与凋谢快速交替着，五颜六色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更没有开不败的花朵。四周不断充斥诱惑、刺激、疯狂的同时，更多的是无聊、空虚与无奈，越来越多的事情令人们不知所措，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也许是年龄一天天增大，或是什么原因，躁动不安的心情渐渐平息下来，多少事，再也不能刺激我，再也难令我兴奋，只有那么一点点，就像被蚊子咬了一样，有那么一点痒痒，感觉到了就挠两下，再痒，就再挠，如果有幸连续不断地多挠几下，那就算是很激动了。那微不足道的一点点，有时甚至是见不得人的一点点，还保留着我的温度悄悄地存活在体内，还能不时提醒我感觉到痒痒，挠痒痒挠出了这两部长篇，这应该是令我欣慰的。

马德理 2011 年 8 月于昆明



1

陈沉手里摸到两颗炸弹，肖建文更狠，居然攥着三颗，后者是尾家，嘴巴鼻子同时往外喷着烟雾，腔调怪异地哼哼：“不客气啊，闷抓啦。”一把抓了三张底牌。钱末无奈地瞟瞟自己的一把牌，又烂又臭，真是惨不忍睹，最大就一对姑娘，不要说炸弹了，就是有，他也不敢投，投了，无疑是把自己这穷鬼贱卖了还帮着地主数钱。这盘是肖建文得着地主做，他也不正眼瞧钱末更不问其要不要，知道他就是一个衣衫褴褛的破长工命，与陈沉噼噼啪啪瞬间打完了手中的牌。钱末只勉强献出了那对孤独可怜的姑娘，动作慢点险些就没插进去，本来指望陈沉这个真地主能压住肖建文这个冒牌货，可惜，陈沉不仅一路溃不成军垮下来，两颗炸弹也成了肖建文的盘中美味。钱末急啦，把手边的最后几百元往茶几中间一滑，喃喃地说：

“真他妈的欺人太甚，虎落平阳被犬欺呀，大石头你妈的，老子竭尽全力帮你，你倒炸个痛快，你不会是成心害我吧？”

陈沉冷笑一声：

“上把你和大扫把联手，老子连屁都没放一个，你手臭抓不着东西，你瞎怪谁？别倒打一耙，想‘大洞洞’了就好好努力，别逼歪怪马桶。”

肖建文揉揉肿胀的眼泡，将一把皱巴巴的百元钞票理理顺说：

“大艺术家，五炸带闷抓要付多少钱算不清吗？”

钱末没好气地嘟囔：

“就这么多，八百封顶，没有啦，一分都没有啦。”

陈沉打着哈欠骂：

“你狗日，不是才赚着美金嘛，都花哪里去了？”

肖建文露出满脸的蔑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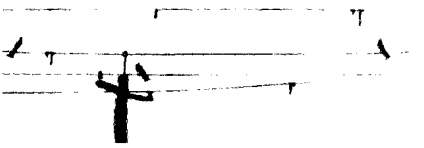
“毬毛的美金，他是想来苦点路费去缅甸打‘大洞洞’的。”

陈沉一脸淫笑道：

“大姑娘，你的画到底卖没卖，到底有没有美金，不就是钱嘛，你又不在于，何必搞得神秘兮兮的。只要你承认赚到美金，大扫把马上派云池水管局的兰德酷路泽陆地巡洋舰送你去缅甸与大洞洞欢颜。”

钱末懒得搭理他俩，愤愤地紧闭双眼，假装睡着了。

夜风把窗帘撩起了缝隙，天边已露出了浅浅的灰紫色，紫色中夹杂着少许的黄绿，四周的楼群却依然漆黑一片，灰黑的轮廓鬼影般地隐约可见。陈沉踢了踢肖建文的屁股说：



“天快亮啦，一会儿还要上班吧，你睡里面的大床，我睡沙发。”

钱末眯眼站起来要走，陈沉身子顺势滑到沙发里，晃着脑袋朝茶几上的一堆钱努努嘴，喃喃地说：

“自己拿一张打车回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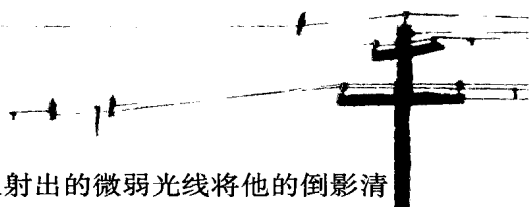
钱末斜眼瞅瞅沙发里已睡得死猪般的肖建文，很不情愿地用手指捻起一张百元钞票，顺手按下台灯的开关，无奈地自叹：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呐，该给大局长叫两个小姐伺候着才是啊。”

两个同伴交替的鼾声回荡在一片漆黑中。

南云市坐落在祖国的西南高原，依山傍水，绿树成荫。以四季如春，气候宜人著称。斗地主的三个人都是上世纪 60 年代初诞生在这座城市，他们在此生，在此长，可谓是一起玩儿大的发小，到了十七八岁，上学、当兵、工作，各奔东西，风风雨雨多少日子过去了，山是山，水是水，随着城市的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如今，三个人又陆陆续续集聚到了这个地域扩展了十倍高楼林立人声鼎沸早失去昔日自然静谧空气清新的地方。光阴似箭，眼看着马上都是五十的人了。

此时，钱末打完牌刚从陈沉的超豪华办公室乘电梯下来，趴在门口桌子上的保安眯着惺忪的睡眼瞅一眼他又立即闭上了，钱末用指头夹着卷成棒状的百元纸币指指保安，用脚推开玻璃地弹门，像幽灵一样闪出了大楼，他突然觉得双腿有些发软，便用劲跺跺，接着，深一脚浅一脚拐进一条被金属隔板挤压的小巷里，这里不久前还是开阔的商业大道，可现在为了挖地铁被蓝色的隔板划分得无序而散乱，路灯也早就熄灭了，天黑乎乎阴沉沉的，仿佛一块高密度的巨大黑绒布罩在头上，找不到一丝的缝隙，黑绒布里弥漫着一股浓浓的似乎凝固了的腥味，钱末一边漫不经心地走着，一边用拳头有节奏地敲打着身边的隔板，咣咣的震颤声在黎明的寂静中显得特别刺耳，钱末的心情已经从刚才输钱的沮丧中解脱出来，再过一会儿，罩在头上的黑绒布将被揭掉，狭窄的道路将充满熙熙攘攘匆匆上班的人群和各类机动和非机动车辆，清新的天空将被弥漫而呛鼻的尘埃所替代，脚下会有黄黑的污水四处蔓延。钱末真希望天就这样永远黑下去，黑绒布永远笼罩在城市的上空，不再揭开。他非常喜欢这黎明前的黑暗，他觉得这是自己一天中灵光乍现的时候，不仅可以边走边思考一些自己以为严肃的问题，而且脑海里还会有如神助地清晰呈现出他朝思暮想的画面，他的创作灵感大多来自这个时刻。钱末下意识地哼起自己擅长的小调，仿佛又回到了儿时：“老乡，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到深山，要消灭反动派，……解放区人们斗倒地主把身翻，人民的军队与人民共患难，到这里为的是扫平威虎山！”突然，脚下被什么异物绊了一下，



一个趔趄将他抛到一湾浅水坑旁，玻璃幕墙反射出的微弱光线将他的倒影清晰地映在水面上，他感到头顿时昏昏沉沉的，水中的映像也随之模糊起来，晃晃悠悠飘飘荡荡着，四周乌黑的玻璃幕墙正向自己挤压过来，他知道，自己头疼眼花的毛病又发作了。

这钱末，从小就很瘦弱，别人随着年龄增长体形会发生变化，渐渐胖起来，可他却恰恰相反，由于身高略长了点，体形反而越显单薄，现在看上去越发的骨瘦如柴，皮包骨头，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加上他那神经质般的敏感劲儿，若隐若现的，恍若一张薄纸，被风一吹，四处飘荡。不仅身材日渐消瘦，头和脸也写满了沧桑，他由小时候的圆脸变成现在拉长的马脸，脸的轮廓像被刀子切过般平直，双眼深陷，两条天然而精致的胡子像细线盘在下巴两侧，头发由儿时浓密且钢丝般又黑又长变成如今绒毛般枯黄并稀疏，他并不因此而将自己的脑袋改装成流行的亮蛋，而随意让几根黄毛自由飘荡。两条细眼几乎就要消失在黑黑的眼窝里，两个脸颊黑不溜秋，总之，长得怪模怪样的。他的性格时而内向，可以一整天沉默不语，时而外向，说起话来又连珠炮式的滔滔不绝。小时候，由于性格怪异，沉默寡言，在外面就不怎么招人喜欢，别的孩子争当班干部，不是学习委员，就是少先队大中小各级队长什么的，而他从幼儿园到高中甚至大学从来没有得到过一官半职，在家里也得不到父母的宠爱。给人感觉一天到晚总是一副失魂落魄的嘴脸。唯一和他玩得到一起的伙伴只有陈沉的亲弟弟陈晟，陈晟在家和钱末一样，也不受宠，两个孩子就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果，相依为命，可惜陈晟却在十三岁时出车祸死了，陈晟的死让儿时的钱末越发的沉默，他不动的时候看上去很腼腆，半低着脑袋，双眼眯缝着。而他动起来时会不时发出莫名其妙的似乎胆怯的颤抖。他特别喜欢独处，十分迷恋画画，功课一塌糊涂，考试常常第一个交卷，但却很少及格过，给人有些神经质的感觉，人送一个不太确切的外号“大姑娘”。可让父母和老师感到十分意外震惊的是大姑娘却在上世纪80年代初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的物理系。然而在大学里他的成绩异常差劲，他从不逃课，晚自习也和别人一样在图书馆熬到深夜。只是系里的同学们苦读四大力学，钻研微分方程，演算习题证明定理并积极地做实验或跑到同城的其他大学去四处寻找各类数理参考书类比分析，而他却在尼采、弗洛伊德或是某某的精神世界里虚无缥缈地遨游，他钻研培根、安迪·沃霍尔什么的，思考德国表现主义和西方波普艺术或后现代主义等等的表达方式。那时，即便是大学的图书馆，有关西方现代艺术的书籍也很少，他同样也跑到同城的其他大学去四处寻找各类资料和画册。他的教科书上不时冒出些谁也看不懂的图案，画在空白处的无数图画一天天蚕食着那些科学的公式和定理。同学们愉快地结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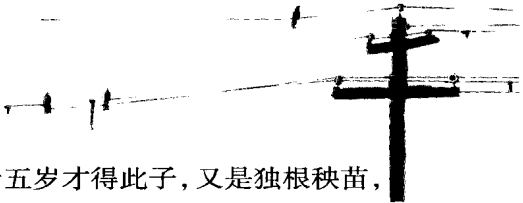
四年的大学生涯，拿着本科的学士学位，该工作的工作，该读研究生的继续深造。他在大学里令人费解地混了六年，六年中，他抱着玩的心态读了很多关于哲学、宗教、艺术等方面的书籍和图片资料，比一个文科的学生还要文科，按他的话说就是好玩过瘾。由于留级，在学校多待了两年。《量子力学》等补考了若干次也无法及格，只好放弃，最终勉强算个大学毕业，又由于肄业，被分到了没人愿意去的离国境线还不到一公里的一所中学里，担任物理老师。钱末的情形大概就是这样。

此时，摔倒的钱末觉得自己的两个眼皮上似乎爬满了小虫，奇痒无比，他下意识地用手指挠了挠，水流却顺着手指流过手掌又流过手臂流进紧扣的衣袖里浸湿了腋窝，黏黏的，连腋毛都粘住了，钱末似乎用尽全力才艰难地睁开了双眼，周围车水马龙的，他的半个身子泡在污水里，手中玩弄的百元纸币早已不知去向。呆滞木讷的行人们在雨中匆匆穿行，他们或用各色雨伞几乎遮挡了他们的整个脸，或将脑袋缩进花花绿绿的雨衣里，谁也没有在意他的存在，机动车或非机动车都从他身边绕过去，不知道他们是怕将污水溅到这个躺在污水坑里不知死活的人身上还是怕污水溅到他们自己的车子上。钱末的头似乎已经不疼了，眼睛也不再花花地出现重影了，他已经经过短暂的睡眠恢复正常了，虽然这香甜的一睡是在这肮脏的浅水坑旁边度过的。此时，雨越下越大，由于水坑的漫延，他的位置早已从水坑的旁边发展到了水坑的中央，同样是随着水坑边界的扩散，他不仅看到了自己的倒影，周围高楼的倒影也歪歪扭扭地出现在水坑里。钱末慢吞吞地从水里爬起来，似乎还有些恋恋不舍，他想起一个美术批评家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你是一个艺术家，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在街心花园当众脱裤子撒尿，可如果你是个数学家却完全不能。”他自嘲地叹息道：“所以，老子要当艺术家，当了他妈的艺术家就可以在雨中当街睡觉，物理学家却完全不能。”突然，一辆黑色的越野车呼啸着从水坑中野蛮地冲过去，溅起的水柱足足有两个钱末高，早已湿透的钱末被冲高回落的水柱狠狠地砸了个正着，差点又再次栽倒在水里，落汤鸡般的他晃晃悠悠站在水中冲着黑乎乎的车屁股咆哮：“操你妈，憋狗日的！”

这是一辆美国原产的大切诺基 V8。钱末此时根本想不到今后自己会和它产生什么瓜葛。

2

连日的大雨淹没了南云的很多路段，肖建文的三菱越野车在雨中被堵在北二环土湾立交桥南北向的红星路上，儿子肖骁不断地打着他的手机。肖建



文年轻的时候把心思全部放到了仕途上，到三十五岁才得此子，又是独根秧苗，自然就捧为掌上明珠。下午市里召开抗洪抢险的紧急动员会，城建、财政、规划、文化、卫生、疾控中心等等单位的领导们走马灯一样发言表态，搞到八点才会散了。今天是周末，在贵族学校读初一的儿子望眼欲穿地等着他。晚上八点半并不是堵车的时间段，可如今的南云除了遍地开花的城中村改造，还有错综复杂的市区街道扩建、环线立交桥的改建、贯穿南北的首条地铁线也来凑热闹。如此众多的工程同时进行，把南云挖成了个不折不扣的超级大工地。晴天的时候，漫天飞舞的灰尘笼罩在城市的上空，雨天，马路上泥水横流。时间已经到了九点半，车还是堵得纹丝不动。很多人忍不住锁了车门抱头鼠窜地跑下桥去找吃的。他想打电话安慰一下儿子，可儿子却关机了。心想，一定是刚才打得太频繁，把电耗干了。他心急如焚地拨通陈沉的手机，想让陈沉帮他去接一下儿子，电话却不断地占线，他沮丧地把手机砸在旁边的座位上，摔门走出汽车，桥上塞满的汽车排成了望不到头的长龙，他的白色三菱犹如其中的一节龙骨，一堆堆废铁组合的死龙爬在深灰色的雨夜里。下层的马路已经被雨水淹成一条湍急的河，几辆出租车的顶灯在水面上不停地闪烁，一名男子站在自己的车顶上向路旁的120救护车、110警车、黄色的起吊车挥舞双臂，抽水机声、汽车喇叭声、人的叫喊声、各种警笛声，甚至狗叫、卡拉OK、玻璃破碎声等喧嚣地飘荡在城市的上空。肖建文再次拿起手机，有老婆叶惠英的五个未接电话和单位里的一条短信。短信显示：“目前市内的多处低洼地带水位已超过警戒线，部分单位和群众受损严重，市委市政府已启动了应急预案。要求各单位主要领导二十四小时坚守岗位。请接到短信后立即上岗，所有通信设备必须保证不能中断。”他想了想，拨通了市委方秘书长的电话。

听筒里传来绵绵的歌声：

“亲爱的，你慢慢飞……”

“方静同志吗，我是小肖啊。”

嗞嗞啦啦地几声过后，听筒里：

“小肖同志吗？喂喂……”

肖建文不失时机地说：

“我正在土湾立交桥现场啊，这里情况很危急，虽然各方的救援已经到位，但情况不容乐观呐。”

他边说边从车里出来走到雨里，瞬间，雨水就顺着头发流到鼻尖，又顺着鼻尖流到翻动的嘴唇上，他颤抖着继续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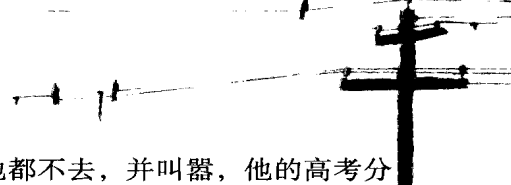
“我们的几个副局长都已经守在办公室里啦，请秘书长放心。”



听筒里不断地“好、好、好……”大概说了十几个好字就挂断了电话。

肖建文的目的已经达到，赶紧钻进车里，雨水正流过他的大肚子，顺着皮带流进裤衩里，他觉得肛门黏黏的，阴部痒痒的，似乎痔疮又犯了。他急不可待地回老婆的电话，可是也关机了。他又给陈沉打，还在占线，只好改发了个短信，让他去帮忙接孩子，并送回家去。他又给叶惠英发短信说明了情况，接着又给钱末发了个短信，才抱头躺在后排的座位上，此时，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疲倦。他想：也许是自己老了，体力一天不如一天啊，难怪，陈沉一天到晚不是推杠铃，就是他妈的跑步打网球什么的，我今后也得学学人家，不要只会傻乎乎地工作，要学会保养和锻炼。转念又想，哎，谈何容易哟，自己这辈子怕是没有这个福气了，每天疲于应酬，虽不能完全说是陪嫖看赌吧，也差不多了，光一个酒，自己就跑不掉，如今这个肚子一天天增大，前天晚上去陈沉的办公室打牌，正好停电，无奈爬了回楼梯，心都差点从嗓子眼里冒出来。就算自己能推掉些应酬抽时间锻炼，老婆这关恐怕也过不去，老婆还指望着他往更高的位置上爬呢。怎么会允许他推掉应酬，可他自己却感到有些顶不住了。

肖建文小时候似乎是个很正常的孩子，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点，长得圆头圆脑的，看上去像个北方孩子虎虎的，皮肤红白灿灿，嘴唇厚厚的，给人憨厚老实的感觉，小时候个子很高，人们推算他长大要超过两米，可奇怪的是，上初中他就再也不长了，现在是中等身材，脸上长满了赘肉，他的赘肉与其他胖子长的一般的赘肉又不同，一般的赘肉不仅坠着，还堆满似要重叠蔓延的横肉，再加上脸被紫外线照得黑红黑红的，非常难看。他的赘肉虽然坠，却没有横肉的感觉，脸依然白里透红，像个女人一样，找不出一根胡子，透明得像个粉红色的塑料袋装满了水。现在发福了，挺着个大油肚，他从不掩饰自己的油肚，爱把上衣系到皮带里，把皮带扣上的小动物露出来，可由于大肚子顶着，皮带扣基本朝着地面，谁也看不见。他似乎没有什么天才和特长，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兴趣爱好，上学的时候书念得不错，会听爸爸妈妈和老师的话，各科考试成绩不仅比陈沉好，比钱末更是高出不止一个档次，常常都在九十分以上，但奇怪的是他同样也让满怀期望的老师和家长们意外，大跌眼镜，连着考了三年大学，均无功而返，成绩还一年不如一年走下坡路，头两年可以读中专，他非要继续考，最后一年的成绩连中专也上不了啦，按老师的说法是他心理素质太差，下面没有不会的，心里跟明镜似的，可一上考场就蒙。没办法，年龄一大就放弃了，很不情愿地当了一名环卫工人。肖建文刚到南云市环保局时，就是一个扫大街的，那时没有任何的机械化，全靠手工劳动，起早贪黑，风吹雨打。按他家的地位和关系，完全可以另换一



个工作，他爸活动了教育局，奇怪的是打死他都不去，并叫嚣，他的高考分数就是因为教育局批错了，才耽误了他的锦绣前程，其实这事跟教育局八竿子打不着。他还说一辈子也不会正眼看知识分子臭老九。后来他妈要自杀了，他才无奈调到了环保局机关食堂里，每天捡菜、洗碗、拖地，打着杂。再后来，他开始卖饭菜票，并当上了膳食科科长，以后又当了环保局的副局长，如今他是南云市云池水域治理管理局的局长，可在他老婆眼中，还是个首鼠两端志大才疏之人。

肖局长在车的后座上难眠地辗转着，他扭动肥胖的身躯，用尽力气悬空着脑袋往窗外瞟去，微弱的光线下，长长的铁龙仿佛睡死过去一般，一点动静也没有，只有凄厉的雨声哗哗啦啦地响。

3

下午，南云市著名企业孙氏集团总经理陈沉一身短打扮，驾驶一辆墨绿色的陆虎览胜，缓慢地行驶在南云拥挤的马路上，他要去接自己的情人，然后去开始一项蓄谋已久的事业，突然，嘈杂混乱的车流中穿插出几辆电动自行车，他下意识地点点脚下的刹车，这时，自己车子的左前方传来哐当一声响，同时，他似乎感到一股明显的不大不小的阻力正通过方向盘传到手中，他立即踩下了刹车，伸出脑袋一看，一个有几分姿色的不老不少的女子正捂着一只眼睛轻轻抽泣着，身边倒地的自行车龙头好像有些扭曲，瓜果蔬菜洒落了一地，显得一片狼藉，周围的车辆木讷地从旁边绕了过去，只有两辆后座上载了人的电单车停下来似乎在等待着看热闹，凭以往的经验，发生这种事，只要给对方点钱，一般都会没事的，陈沉二话没说，就从皮包里拿出一千块递过去，没料到，女人立即跳了起来，一只手依然捂着眼睛，血正从指缝里往外流，另一只手挥舞着狂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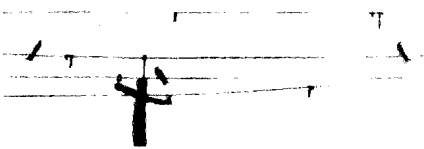
“你整着老娘的是眼睛，一千块？打发要饭的吗？还有车子也报废了！”大有要讹我们陈大老板的意思，陈沉大概怕耽误自己的好事，就不耐烦地又掏出一千块耐心地说：

“好好好，再加一千块，行了吧？”

女人根本不听，继续泼妇般地乱喊乱叫，陈老板无奈之下只好收起钱，然后一踩油门离开了现场，他伸出头去对女人喊：

“你去报警吧，我还有急事，你一个非机动车走在机动车道上，看警察不罚死你！”

陈沉刚刚接上自己的新情人，就接到了交警队的电话，严格地讲是公司



的财务总监马兵的电话，因为车是以公司的名义上的牌，交警队通知了公司，陈沉只好带着情人，向交警队驶去。当他们走进警察办公室时，被撞的女人已经坐在一个长凳上了，看得出她的伤势似乎并不怎么严重，眼眶上的血迹也已经干枯了，几道乌黑的痕迹像哭过的眼泪一样勉强地挂在缺乏血色的脸颊上，像是故意要留给人看似的，警察与陈老板及他的情人分别握握手，又了解了一下情况，示意他们也坐下，然后，警察也坐下，拿起一本违章处罚条例翻到其中的一页，递给陈沉，陈沉虽然觉得这个警察还是蛮客气，但依然有些忐忑地接过了条例，他并无心仔细看，只是草草浏览了一下就递给了旁边的情人，情人叫尹倩倩，打扮得非常时尚，她接过条例并没有看，而是拿在手里盯着警察，片刻，警察站起来走到假装伤势很重，眯着斜眼的被撞女人面前，这个有几分妖艳的女人名叫李锡粉，外号李寡妇，三十岁出头，是个下岗工人，此时，李寡妇虽然眼袋上创伤处溢出的血早已经凝固，但眼球似乎还有些红，她反复强调自己的一只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肯定有内伤，她很刻意地喘着粗气，警察不经意地冷笑了一下说：

“那你就提提你的意见吧，你想要赔多少？”

李寡妇想都没想就坐正身子，同时瞪着虽然因受伤（其中一只）而发红却放着绿光的双眼叫了起来：

“我要误工费、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精神损失费还有修车费还有服装破坏费。”说完，突然愣了一下，少顷，她像泼妇一样大叫：“共计最少五万块。”陈沉没想到这个讨厌的女人会如此的狮子大开口，正想着如何发表自己的意见，那女人不等其他人开口，就又咆哮起来，只见她挥舞着沾有已经变黑的血迹的袖子，声嘶力竭地叫着，像是在自问自答地解释着她的理由，陈沉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最后，大概是警察也觉得女人的要求太无理，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话来驳她，就对仍然激动不已的女人说，“你先出去待一会儿，我们和陈师沟通一下，等一会儿再叫你。”

警察重复了好几遍，李寡妇终于听懂了警察的意思，理直气壮、趾高气扬地走了出去。陈沉这会儿也有些坐不住了，不等警察开口，就与警察争辩：

“我是开在机动车道上的啊，速度还极慢，她那个电动车突然从旁边冒出来，责任完全在她呀。”

他摸了把鼻子还要接着说，警察冲他摆摆手说：

“你说的没错，可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开车走啊，你破坏了现场，现在就麻烦了。”

警察还算说话客气，没有用“开车跑”，而是用了个“走”字，警察边说边指指尹倩倩手中的交通肇事条例说：“我已经翻到有关肇事逃逸的那一